

編譯論叢

第七卷 第二期 (2014年9月), 171-176

2014年EATS東亞翻譯學會議與會報告 ——當東方遇到東方

魏伶珈

魏伶珈，美國賓州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所博士候選人、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與多國語複
譯所專任講師，E-mail: icyfire1023@yahoo.com.tw。

東亞翻譯學會議 (East Asian Translation Studies Conference) 於東英吉利大學 (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) 進行兩天 (2014年6月19至20日) 會議。此次東亞翻譯學會議以東亞翻譯史與東亞翻譯學為出發點，橫跨不同學科研究領域，探討在東亞進行的翻譯活動。過去翻譯學相關的會議或是發表皆主要著墨於以西方角度，或是以西方翻譯學理論為主要討論範疇，而這次會議特別邀請以東亞為研究中心的翻譯學者齊聚一堂。當東方遇見了東方，在這些學者的眼中，東方的場域裡，不再是被動地受到西方文化刺激，反射回饋進行翻譯活動；相反地，東方，包括了中國、臺灣、日本、韓國、西藏等地，也可能因為自身語言、文字、與文化的掣肘，亞洲語言彼此之間的相似與相異性高低，而產生了與西方翻譯活動截然不同的視野。

此次大會匯集了許多著名的學者，包括 Judy Wakabayashi (Kent State University)、Nam-fung Chang (Lingnan University)、Leo Chan (Lingnan University)，也邀請到日韓許多相關翻譯研究的教授與學者，一同參與發表。會議官方語言為英文。兩天會議共包括超過六十篇發表，同一個時段亦可能有三篇發表同時進行，所以本文僅重點摘錄，以供分享。¹

首先第一天早上專題演講，是由 Judy Wakabayashi (Kent State University) 報告，她的題目為〈文字系統——翻譯中受到忽略的重要元素〉 (“The Neglected Significance of Script as a Factor in Translation”)。她提出一個相當特殊的觀點，解釋文字系統 (Scripts) 並不只是傳遞意義的工具而已，而是可以作為附文本 (peritexts)，作者、譯者與出版者都可能利用文字系統操弄與表達特殊含意與言外之意。這個新觀點也挑戰了原有以音素中心發展的翻譯理論系統，特別是因為東亞的語言，多數有多元的拼字法。如在日本的文字系統就有四個：漢字、平假名、片假名以

¹ 會議詳情與議程請見：<http://www.uea.ac.uk/lcs/events/east-asian-translation-studies-conference>。



圖1（左）東亞翻譯學會議於東英吉利大學的 Julian Study Centre 舉行。（於6月19日攝）

資料來源：魏伶珈

圖2（右）第一天 Judy Wakabayashi 教授專題演講開始前，先行由東英吉利大學的 Roger Baines 博士介紹。（於6月19日攝）

資料來源：魏伶珈

及羅馬字，因此呈現意義的方式亦多元化。文字的角色亦以許多視覺元素呈現，包括排版的垂直與水平方式、文字書寫的方向（由上至下或由左至右）、不同字體以及彼此分配比例的輕重、文字本身含載的意識型態與身份、政治議題（如日韓某程度地排斥漢字）。此篇演講提出了有別以往西方翻譯學理論的檢視角度，指出翻譯文本當中文字可能扮演的角色。

在許多篇發表中，語言內翻譯 (intralingual translation) 亦是共同切入角度。Joseph Allen 的發表〈東亞與巴比倫謬論〉(“East Asia and the Babel Fallacy”) 中提到，其實翻譯還是一種以歐洲語言為中心的理論，談的是語言之間的互譯與轉換，在十九世紀之前的中國，關心的是語言（中文）之內自己的論註詮釋，以及如何將口語／語言轉換成文字，若真的

要在東亞的文化中討論，翻譯本身的內涵值得重新詮釋。另兩篇演講也是採取語言內翻譯 (intralingual translation) 的角度來詮釋他們的文本。Barbara Bisetto (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Milano-Bicocca) 發表「中國翻譯史中演義的角色」(“The Role of *yanyi*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”)。Barbara Bisetto 重新詮釋了「演義」的定義，「演義」不再只是白話小說，而是屬於重新詮釋的語言內翻譯。例如她舉出劉向所著的《列女傳》，經過白話重新詮釋之後，換了一張新的面貌，成了十七世紀的《列女傳演義》。此外，Rainer Lanselle (University of Paris Diderot and CRCAO) 發表的是〈重新定義作品傳承：以文言文案例探討語言內文學翻譯〉(“Redefining Posterity: A Classical Chinese Case Study in Intralingual Literary Translation”)。他指出在中國文學當中，正是藉由語言內翻譯，許多經典才得以舊酒新裝，由文言轉為白話，讓舊的敘事方式與故事內容，得以在新的年代（明代至清中期）嶄新呈現。他特別舉出許多例子，先是由新唐書中的文言呈現，到了明代的馮夢龍，再轉述白話，呈現於「三言二拍」當中。筆者在本會的發表，亦是從語言內翻譯的角度出發，探討耶穌會索隱派教士在他們重新詮釋的易經中文文稿中，如何使用文言詞與方言詞的「天」。美國、義大利與法國的漢學研究亦為東亞翻譯學注入一股新血。

臺灣學者在本次會議的貢獻也極高。賴慈芸教授的發表，著重在五〇及六〇年代的臺灣，由於語言程度不足與日本殖民背景，臺灣出版社被迫只得「非法」再版1949年以前已經在中國出版的翻譯作品，譯者名也因此隱佚，不過在賴慈芸教授的研究中，譯者的廬山真面目因而得以展現。陳宏淑教授則著墨於文本之間的比對與文本之外因素 (extra-textual factors) 來探究「三千里」（中文譯本書名為《兒童修身之感情》），由義文譯入英文，再從英譯日、日譯中的漫長旅程，以及不同譯文版本中譯者所扮演的角色。梁文駿教授與黃翠玲教授合作發表，特別比較李昂作品《殺夫》英譯本與西譯本中，帶有性別意味的語詞，

如何以英文與西文重塑在當時的女性地位。另外羅芸芳教授則藉由《玫瑰玫瑰我愛你》的英譯本，探討當原文（如臺語）與譯文文化差異甚大時，特定的語詞使用亦會幫助對當地的地區角色建立與認同。張明敏教授探討村上春樹的中譯本，其中翻譯詞甚至影響了年輕世代常用詞，如「小確幸」。

最後聆聽了學者的圓桌論壇。論壇名為「東方與西方的對話」。來自英國、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香港的學者齊聚此次的圓桌論壇，其中提出這次會議的核心概念與問題，便是到底翻譯是不是只以西方為中心，東亞永遠只能扮演附屬的角色？每位學者集思廣益，並回答問題，強調



圖3 第二天圓桌論壇：東方與西方的對話，參加座談學者（由左至右）：Dr. Joanna Drugan (LCS/UEA, UK), Prof. Nam-fung Chang (Lingnan University), Prof. Cecile Sakai (Paris Diderot University, France, Translator), Dr. Nana Sato-Rossberg (LCS/UEA, UK), Prof. Judy Wakabayashi (Kent State University), Prof. Leo Chan (Lingnan University), Mr. Daniel Hahn (BCLT, UEA)。(於6月20日攝)

資料來源：魏伶珈

的是東亞更具多元性，特別是再加上語言與文字的特色，未來更不能以講者（日韓）的英文程度不夠，而擅自剝奪這些學者發表的權利；相對地，他們的翻譯研究反倒更可以從東亞的文化與環境出發，呈現不同意見。大會最後提出，以後可以提供同步口譯，解決這項問題。

這次東亞翻譯學會議，大會選擇在英國東英吉利大學，讓所有代表都可以暢所欲言；特別是在這次大會中，難得地聽到了許多日韓與歐陸學者，跨越不同學科領域，與翻譯研究結合。再者，日韓學者都提出在中國文字、語言、以及文化影響下，例如利用漢文訓讀，來學習歐洲語言。像這樣的研究與主題，都是在基於歐陸為中心、或是以西方翻譯理論為主題的會議當中相當珍貴且罕見。

總結來說，這次大會許多的發表與演講，也激發了許多內在反思，也就是我們進行翻譯研究到底需不需要理論？這些西方理論到底適不適合用於解釋在東亞，包括中日韓、甚至東南亞的翻譯文本？又或者這些理論只是變成限制，狹隘了我們對於東亞翻譯學與翻譯史的討論？也許唯有放下西方翻譯理論的包袱與框架，東亞的翻譯史與東亞的翻譯學研究，才得以脫離四不像、西皮中骨的研究型態。